景泰雲南圖經志書

今朝文

序

文集序

王景常　汴梁人　學士

皇天簡畀大命命我
皇上臣六合子萬方仁風義氣隨流以擁四維　與同灼天日洪厖厖[illegible]
天休溢至先大將軍昭靖王提兵三十萬汛掃雲南鋤去封畛播[illegible]
廓清勳在盟府明年狼子信苴昏狂蠢以定而復蠢獠毒螫刃以相
撞搪王曰

皇上既付官臣守越[illegible]有家予何敢弗事事今不翦其根櫱必蕃

于後躬親統元[illegible]馬芒回廣西平儂羗又明年下龍海定六涼賊

廣西又明年龍[illegible]勤又明年統諸軍討思倫發戰于定邊時寡正

為左拒虜據[illegible]少利王斬不用命命馮誠衛其中堅中軍潰

湯昭攻其右[illegible]潰師萃于其左與寡正夾攻之轢轥麋搏尸其

二箇僵屍相[illegible]其軍實凱歌而旋一時儒生嘉至之神機妙[illegible]

克有成績作為[illegible]篇章以垂示遠人長編巨帙𢇁目須耳吁盛[illegible]

既萃閣史李文秀裒而集之凡袪勝之頌墾遠之文班師[illegible]

咸附焉俾序其顛末景[illegible]謂先王以貴介之臣[illegible]

遼之在西域趙營平之在金城提卒百之五[illegible]叛諸羌性首寬伏其故何哉信義行而威聲[illegible]之也至於殄逆一戰尤為雄偉誠可歌也矣比之前世若詩人之頌吉甫吳荊之美魯侯亦何以加惜無能被之管絃列于太師俾王之世世子孫無忘也文秀好讀書明古今觀其編次知其忠孝之心矣

滄海遺珠序

楊士奇 少傅兵部尚書兼大學士

詩本性情關世道三百篇無以尚矣自漢以下歷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而亦不易識非深達六義之旨而明於作者之心亦不足以知而言之蓋編之選古高適姚合輩之選唐

卜逮宋元亦各有選其采之不詳選之不當皆不免於後來之議選之不當者識之不明也近代選古惟劉履選唐惟楊士弘幾無遺憾則其識有過人者矣我

國家文運隆興詩道丕昌追古作者選録者不啻十數家然惟劉仔肩王偁所録為庶幾焉仔肩過畧偁録雖精且詳而猶未免於有遺也

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擇其粹者通古近體二百餘篇皆前選所不及者名滄海遺珠將刻以傳屬余序余閱其詩大抵清楚雅則和平流麗綜其趣韻其采然夜光明月之珍可愛可玩而可傳也有以知都督公之識之明矣公字景顒黔寧王仲子方以忠謹宏畧侍

允黔國公為

朝廷塡撫西南一方而綏靖餘暇適情吟咏以及斯事非兼文武之智

而能之哉然今好文之

朝天下之廣制作之富有遺而可録者未必止此此殆其權輿者乎

白齋詩序

劉儼 翰林脩撰

雲南楚雄府儒學訓導劉素孟初括蒼誠意伯伯温先生之族也號白齋與南安學正廖倫鼎頌官同府業同道甚相厚善鼎頌來京師徵縉紳士大夫歌詠之復屬予序予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固皆足以悅人心目為時之所珍愛也而白乃其質且尤潔而不污故古之

君子所以脩於身著於用皆有取於白焉喻此心之明則曰虛室生白明吾行之無瑕則曰遺以清白至若精白承休則又忠以事君之意孟初之所謂白其有得於是乎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亦素白之意也言白則可以受釆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孟初之所謂白抑又有取於是乎予聞孟初自少力學遊於經術能廉清以養心蓄書以教子脩職業以報

君上尚雅淡以交於朋友且又恂恂焉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於前之所云固已行之後之所云其亦庶乎有得矣雖然吾將進孟初以至白涅而不緇乃為白之至使其試於涅而或緇焉吾未見其能久

也孟初尚益加操省雖造次顛沛無或移其志變其初則其白齋之名

可以無負而亦可以無愧為人師他日進而大用於

朝所以屬其清潔之操都富貴而不動心者亦於斯有得也是序以貽

之

記

黔寧昭靖王廟記　張紞　雲南左布政使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未有

制追封故西平侯沐公為黔寧王謚昭靖

命下雲南之耆秀暨文武員合辭上請益曰西南雖夷習於閫服節制非

其人則不能晉臣以惟黔寧王鎮綏茲土歷十有一年持大體有威
信因物制宜陽綺而陰錮之俾汙者得以滌其染槁者得以發其枯
感在人心不意一朝棄去顧有安靈之所以繫群望且無忘厥德事
聞獲報
可有司圖成規以示經始於甲戌之秋土以工計者若干木以工計者若
干陶冶髹繪之工稱是凡幾閱月而功乃竣先是嗣子春安厝佳界
敕襲先侯爵號
旨若曰惟乃考治雲南柔懷遠人厥有功績爾往纘舊服毋替先志侯承
命唯謹以其年之閏月來涖政終喪又幾月祠亦落成閣以王之實錄見

授且曰不肖孫乔紹遺緒不獲掃除墓道茲幸有原祠在庶朝夕仰
止像容以希餘烈蘋晃脩行顧犧牲有石子盍有以紀之統謝不獲
已乃循辭以對曰以勞定國禮有常祀欽惟
聖明崇德報功一遵彝典而功臣輔運精忠之至通于神明者亦當
不忘且于蕃予宣作之于前守而勿失述之于後父子君臣之道人
心之義交見於此是則政之大者是則教之大者統敢不盡愚謹按
天兵下雲南賓
皇明建國之十有四年辛酉也是時天下底定惟西南夷爲梗
皇上命都督府料簡內外兵三十萬拜征南三將軍率以征之王為右副

九月出羅鬼蠻獠望風降附十月至曲靖宣撫司諭梁王柏匝剌瓦
爾密遣其傳平章達里麻駐兵白石江以拒我師將前與撓其左陣
動前鋒遇水仰斮岸上軍間有登者人白其勇彼衆奪氣師畢濟王
縱鐵騎擣其中堅生擒達里麻俘獲以萬計梁王卒無措斷馬尾晝
夜走還近霑濁乘勝直趨雲南梁王走死下令撫集人大悅明年正
月分遣將士南北出所在郡邑皆下二月進攻大理大理依洱水右
點蒼山海之交結于子午曰上下關土酋段氏以衆五萬據之王曰
彼險而驕可用奇夜分軍緣點蒼絕險繞出下關之背至則樹旗我
軍望見已皆踊躍而譟王策馬亂流徑進將士隨之山上軍亦引下段

腹背受敵殺虜具由靖等是時畧地白格孫[illegible]方慶翁望蹤雷霆

之威無不摧折然蹟蹟者猶不知所以畏夏五月王回兵討東川秋

七月所在復叛猛楊直等竊相與會於西北阿楊等竊相與會於[illegible]

合三十六營進逼城下王時在烏撒聞變率精銳五千是馳向[illegible]

解遣人報雲南賊覆而詰之曰總兵官大軍至矣遂退時諸將[illegible]

則城不守矣二十一年百夷賊刀斯郎寇定邊翔其邊道險[illegible]

人心大恐王毅然定籌令裨將將二萬人以次啓行三月戊子至

邊明日出輕騎挑之獲一象殺百許人謂其下曰吾今知所以[illegible]

者可多用火器間以長刀已乃作三軍與賊戰左軍騎先發兵少[illegible]

賊衆之而前中右二將橫擊之火器盛發象著矢如蝟悍亂隨之奔
刀斫其足象鞍有欄楯乘者先以繩自繫至是死傷狼藉刀斬鞭亦
斃於象背敗卒蹂躪相恐喝饑溺死者過半諸夷大創不敢復出異議
速命歸罔王以壬戌冬
命罰鎮撫其後攻龍泉撩追逆蕩碧大小之戰二十有六而定遠之功最奇
備器設險恤士勸農擒奸服遠崇教勸俗事多不載而知人之譽最
著然此特以在雲南者言夫勳榮家世詳在國史者不備述王之中
疾也神思罔罔中但云
上恩未之報無一語及家事以洪武壬申六月十七日終于雲南之寓館

訃聞

上輟朝哭禮官齎

御製文以祭其畧曰意在保全始終相遇之緣何天不假年而疾長

往其家

龍眷蓋如此嗚呼人皆曰富貴功名而不知所以富貴功名者有義有命

焉固不可以僥求亦不可以倖處也王之誠足以明事理才足以周

經營器足以躬負荷而應足以及久遠然而高牙大纛千駟萬鍾自

視歉然故能善於自處迹其成就有以大異於人後之有事於雲南

而欲蔡王之績者其亦效王之忠而已銘曰

天啓

皇明紹天之德又生群材列爲柱石其材伊何乃文乃武既附先後奔奏

禦侮有如王者秉國之鈞恩乃父子義則君臣其在多亂神相其寧

拔自亂離育于

帝庭亦既壯只之昇之翰遐以宣威遐以靖亂

帝睠西南蠻虜草昧天既合付閫徇内外乃集神兵乃命我侯兼統以往

克壯其猶蚩尤吐芒豐隆戒路千麾萬旗火列焱怒一戰于靖偽絳

消沮驚竄去巢匿無處所獻馘于理艮卒妻熄先聲四馳駭膽慄魂

曾不踰年酋豪悉定萬[illegible]

天子明聖郡甸箐砦如奎得帚嬰藪蒲縹如魚貫柳稚結花脚十百為那
象貝聯絡入貢于京
帝有明詔治以輕典嘉其能來矜其有醜曰爾侯英宜遂守之若德與威
爾具有之侯拜稽首服玆
寵命朝夕顧慮蕕循庶政金湯日固廪庾日富去其螟螣以植黃茂
皇恩廣被
皇威甚邇昔之豺狼今為赤子王昔有言凡比成績毫髮尺寸皆出
聖謨勅諭諄諄抄黃具在是訓是式萬世永賴嗟予之靈與名俱功名
不泯靈其可瀹新祠翼翼倍于商阿象容南視洱海揚波山有磐石

海有重潤神氣流通爲茲土之鎮

又記　　程本立 任縣 御史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是故湯之與阿衡勝於莘野周之與尚父載於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有所遇者矣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

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殁煢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與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嘿雖在擾亂不
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
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
平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
將軍至榮祿大夫勳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
甌閩以同知大都督塡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

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留滯稱
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翦陳友定援閩溪十八寨遂定
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高州過驢駒河
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蔵於
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
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干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
夷其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番酋曰汪舒朶兒只曰
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暑以
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浮

兵全部以歸天下以大定而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實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逋逃

上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illegible]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烏撒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狫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烏撒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友德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必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岸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與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道一軍泝流潛濟

出其陣後鳴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麾師濟江以猛爲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礮聲震天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一萬死者橫亘十餘里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以迎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illegible]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畧建昌徼江臨安元江等甸楚雄[illegible]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

因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據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據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略永昌由是西番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嶲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三

師已東鄙閩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人諸郡復定奏聞

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東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

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逋寇集浪穹鶴慶劍川鄰相應爲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擒而殲之平緬叛結砦于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寗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烏路山爲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寗正帥雲南兵與京衛大兵相爲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貳志悉平之越州酋阿資叛遣寗正討之殺火頭哥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資毋出降敎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容卽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矢情俘

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旦寇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摽之勢特以張王分軍爲二馮誠領其前鋒寧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賞一級必盡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前鋒星流煙飛雷擊電去象皆驚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以來左帥遥見一人挾刃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

呼而鏖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郎斯郎埋亦被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衢殺獲其衆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躲補山間俄有

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寧正為參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于

朝立衛越州遂覈兵籍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淺狹霖雨泛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軍丁自池口入渠濬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臨安井之利以來商旅

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于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

二十二年十月王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緞百疋鈔爲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使歸之鎮初王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絶又及再鎮之三年哭

皇太子踊慟失聲飲食爲少一口畢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史卒伍緇黃髦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訃至京師

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爲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子春奉喪以歸

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夷

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

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

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

上遣使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

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

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于臣奏請

上可許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求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嗚呼自宋

靖康之亂夷狄入中國百五十年而極于元矣羶腥穢濁神憤人怨

天命我

明掃除滌洒求清四海以承天統于是豪傑並出輔成

帝業至于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爲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與王之治

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

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王其人乎王于

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令
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圖與晦菴先生白鹿洞規刻之于石立之
雲南府學則漢之功臣有所謂不彊以文不學無術者得不愧於斯
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為大施設之體非將相之才無以為大蘊蓄
之用王能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於將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
尚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
高莫高於山嶽大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賛其萬一父
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系之以詩
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爝息勇奮

力智角有能焯有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煢煢稚年六

其我割匪曰割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尉

皇曰汝來汝續其凝爲朕腹心爲朕股肱朝夕事朕然大都督繼陞同知

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遂侯熊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合一

在宅子孫孫孫一世世無斁既平滇粤既定西陲北域司稾[illegible]

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虵彼猗爾劉爾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

山壁濤瀨悠悠驛將我我格孤羅退犵狫徯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

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

載驅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

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些施順

望褋茫河尋傳漢棠婆羅泰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

繡面鳳水金齒朱提銀沉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

七十城門八百息婦版圖既入職貢是脩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其填撫之以燠休柔

以飽其飢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呴于懐之咳芟夷蘊崇于田之

萊于芊于狼以胔以磔于稼于苗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

隙講武戛禮毖戎夷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

恩化弱肉攫噬今也奚倖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榖

我羸西平餔我西平繢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予維

皇之命維

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

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賻襚禮葬有誄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家嗣黔寧始

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寧之岡有蔚其兆夷人不忘滇

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金齒司新建儒學記

王直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天之生人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其形矣亦皆賦之以固然之理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性以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間不以地之遠邇或異也然氣稟有清濁厚薄於是理有不能全此教之所以不可無也金齒古哀牢夷之地漢始闢爲永昌郡後世或因或革然皆羈縻而已至元以爲永昌府建學以教其人後

燹于兵

國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軍衛鎮之既而以民少罷府改衛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以統之歲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倖往教焉始立孔子廟於中正坊之西軍民子弟皆來學子信卒指揮使胡琛車琳等言於朝請以其子穀仍領教事未幾有

詔凡軍衛皆立學而胡車相繼謝世會靖遠伯王公驥尚書徐公晞侍郎侯公璡都督沐公昂征麓川叛酋駐師金齒得城西高亢地議欲遷之經營未就而刑部侍郎楊公寧來參戎務亟與黔國沐公斌謀欲亟成於是都指揮胡公誌李公昇指揮同知趙旻等同心協慮聚材

鳩工不踰年而廟學洛成殿堂門廡齋舍廚庫及諸器用無一不備乃

且請以穀爲訓導穀既滿考來京擢陞教授領職而歸則來告予曰

學校之建使其人皆入於善

上之德大矣諸文武臣祗奉

上命以成就其事用心亦勤矣願爲之記庶有考於永久且於學者進學

之方亦願因之以示教焉予謂聖人立教使人變化氣質而全性之

善其說皆具於書讀其書究其言以明諸心措諸行自倫誼之大至

於應事接物之常無不進其道焉而又持之以誠加之以勇則豈有

不成者哉金齒入職方七十年其沐浴聖化久矣今又比之內郡立

學校以教之此

天子一視同仁之心也要在為之師與董其事者深體而躬導之耳教授止善祇慎好學有志於古人而胡公今為都督僉事充左參將寬仁有智畧亦孜孜學術庶幾古人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其能成就才而美風俗可必矣故為之記以俟且使後之人有考而善繼之學成之日則正統丙寅二月九日也

惠宣堂記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古荒服之地也我

太祖高皇帝既平天下不鄙棄其民命將出師往撫定之因其舊設府縣

以化誨焉而臨安實爲大府其所統五州四縣九長官司有地千餘里古公侯之封不過也而昔之爲守者率因陋就簡廨宇庳敝不足以稱一郡之望洪武二十二年通判許華始來是邦乃撤而新之以堂廊廡庫藏庖廚暨燕嬉之居寢息之舍靡不畢備蔚然改觀逮歲屢歷三十餘年而莫有繼治者於是稍頹毀焉永樂二十年知府陳侯自思南改臨安始至問俗之不便與事之不治者次第罷行以利民周視廨舍大懼亦廢壞不可治乃脩其弊漏補其缺敗擇其腐者而易之然材取於山力取凡役之在官者而郡人不知擾既緒矣名其公堂爲惠宣之堂蓋曰

天子之恩惠由是而宣布之云耳今年春以述職來京師因請予文爲[illegible]將刻之石以貽久遠予謂陳侯可爲知本者矣夫

天子有惠下之仁而不得親布於民故擇守令而任之是豈私於守令哉凡寒欲衣飢欲食幼者欲長老者欲安冤抑者之欲得其平勞苦疲頓之欲得其休息者皆於守令乎望矣此設守令之本意也然令有不職守得以劾去之不難也是一郡之休戚[illegible]乎守也明矣然則爲守而能布惠以逮下非其職之宜也哉厥今[illegible]府百數千爲守而皆能盡職以惠下予不得而知也獨推陳侯[illegible]亦如此則臨安之[illegible]其惠可知矣夫既能盡職以惠下而又[illegible]以貽後後之登斯[illegible]

視之不惟知前人之功思葺治於無窮而亦皆可盡職以惠下則臨安之人受惠於久遠者皆陳侯啓之也故予樂為之記陳侯名禮字正言予同邑人以進士發身許莘先為贛州同知左遷為通判於臨安皆有文學才行聞於世云

龍泉觀長春眞人祠記

陳循 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龍泉觀在滇南商山之東北長春眞人劉淵然為正一諭滇南時棲息處也其徒姑蘇邵氏以正於此得傳其道迄今四十有五年矣方眞人被

召還京師得封長春眞人七年之後告老乞歸

先朝所賜朝天宮之西山道院以終其餘年也即薦以正代領祀蔡□

於

朝詔召以正擢道録司至靈真人既沒以正歷遷演法正一

賜號守玄冲靖高士誥命領道教事

今封守玄冲靖秉誠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掌道録司事

悉如故復得

賜誥

寵遇隆厚鮮與爲儷以正拜

命之後追念其師傳授恩德無以報稱乃悉出其平昔所受

上命前許從道人齎告鎮守滇南總戎沐公璘參贊僉都御史鄭公顒

求與主持市材鳩工建祠于觀之左以奉其師長春之祀以侈

朝廷崇獎之恩于無窮焉求余為記其事按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致仕胡公若思所為長春之傳稱其先徐之蕭縣人祖諱伯成為贛州路總管子孫因家贛州長春將生其祖母謝夢紫衣道者入次子王氏婦室既寤而家人報婦生子生踰月得驚疾總管懼禱于路玄妙觀因以許黃冠師陳方外為徒年十六遂為道士號體玄子受符法于胡張二師復師事趙原陽原陽奇其形全神清非尋常流授以玄秘俾務進脩既而探其志存忠孝喜曰真良器也攜之歸金精山後授

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黃籙太極等書呼召風雷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巡顯立有應驗既而又受金火返還大丹之訣棲神鍊氣玄[illegible]超[illegible]

洪武癸酉被

詔命至

闕下深見契獎旋蒙

賜號高道

命建西山道院于朝天宮居之日被

顧問間受

命乘傳爲名山洞府尋真之遊至匡廬[illegible][illegible]武當山[illegible]被

[illegible]指右正一永樂初年選左正一建金籙大齋致有醴泉甘露[illegible]

之瑞大見信

[illegible]永樂被謫龍虎山尋移滇南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求濟無不得

所願欲洪熙紀元首

召命還京

賜號冲虛至道玄妙無爲光範演教長春真人尋

賜誥加莊靜普濟四字畀以銀章領天下道教事宣德之初

寵眷彌厚乃奏

請立雲南大理金齒三道紀司以植其教平生所有貂裘鶴氅法衣[illegible]

錫一切道具輿帳供奉給事之人之類無一不出

朝廷所賜崇奬之榮玄教罕比七年十二月懇以老辭

上親灑翰作山水圖題詩送之遣中貴人羅智護行既至道院半歲一日

昧爽沐浴更衣語其徒曰人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吾將逝矣日中

趺坐引手作一圈曰呵呵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月八日也壽八十有二

詔遣行人吳惠諭祭工部營葬[illegible][illegible]寧縣安德鄉園子岡之原明年三

月六日葬焉長春志行高潔[illegible][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事由儒而入於道旁通醫

藥諸家有方論行於世著[illegible][illegible]以祝

國濟民利物爲心其徒殆百餘人獨[illegible]薦以正一人自代所至不異乎[illegible]

[illegible]符小人[illegible]浮光之明何足臻此則其歿而享奉祀之報於今豈不[illegible]忠弘濟真人不忘報本而以主持建祠託於沐鄭二公無他蓋二[illegible]在浙南撫鎮有方威振惠洽一方之人仰戴之如父母使之有為必如子來趨事而功成無難也故為之記以俟

居敬堂記

居敬堂者雲南臨安衛指揮同知萬賓公退之所也賓字景寅性忠孝悍行禮法入而致敬於親出而敬事於官取傳所謂居則致其敬事君欲其事之意此堂之所以名也夫君子事親固不可以不敬況賓又奉

聖天子之命以鎮靖一方其郡之人皆仰其舉措以為向背其可以不敬
乎故承顏養志必主一敬適以致其孝於親攄誠宣力必謹畏無怠
以盡其忠於國於乎賓可謂能務盡臣子之職者矣臣子之職既盡
則所以表率其下者有不在於此乎吾聞賓之尊府在洪武初即以
軍功累官臨安衛指揮同知陞雲南都指揮同知永樂中受
命征交阯遂奮勇以殁賓其長子得襲今官忠孝之至庶幾其無忝矣而
其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於禮而有以得人之懽心舉罔其尊府
之賢有以承之而亦賓能居敬之所致也則茲而豈可以少哉賓有
子三人皆俊偉秀邁父子兄弟之間彬彬愛友恭之誼尤篤信乎其德

歎矣今年春因予宗[illegible][illegible]太守蔡壽師閣託於予予於太守兄之爲不得辭且重賢之所以自慶者遂爲記之如此

重建長春觀記

蕭鎡 太子少師兼翰林院學士

雲南長春觀舊在郡城崇正門內之東圖經不載其所始正統己巳春燬于火

皇上即位之三年是爲景泰壬申之歲總戎都督同知沐公璘恭贊軍務兼巡撫左僉都御史鄭公顒相謂曰長春觀實古蹟況爲

國家祝釐之所發而弗脩是爲缺典頹舊址湫隘不稱而城之西門

隙地寬閑亢爽足以改卜焉徙而新之議既克合即具疏請於

朝許焉於是沐公偕其弟琮出白金若干兩爲之倡而鄭公極力經

營勸募以相其成時都知監左監叅羅公[illegible]監丞黎公方出鎮于

此聞之而喜各捐貲以勸乃揆[illegible]相方選材庀徒經制旣爲各以

其序中爲殿曰三清其後殿曰玉皇三清殿之東西各爲殿曰三

官曰梓潼其外爲門曰櫺星次爲山門又次爲中門中門之外左

爲殿以庇輪藏右爲祠以祀[illegible]王其稍後則左爲道紀司右爲

齋堂鐘鼓之樓方丈之室與夫廊廡庖湢庫園之所既完以寄而像設供玩日用什器之類靡不畢備盖經始於是年四月而落成於明年八月之望總之爲屋凡若干區棟宇言言磨阿暈飛丹堊鮮治金碧輝煥高明靚深瓌偉軒豁環而望之則金馬起其左碧雞持其右後附商山前臨滇池而太華玉案諸峯皆效奇獻秀於顧眄之間仍命道紀司都紀凌道崇以典祠事雖不改舊名無後新觀而勝槩壯觀視昔百倍邦人相與歎羨咨嗟皆曰二公於是觀其功實大拓地於闤闠而居民一無所擾用工以萬計而役徒

不以爲勞費以千億而上下不知所出使吾邦之士歲時耕
慶習禮於此駢首跂足瞻望祝頌以聳遠人之觀聽詎止且多不有
所紀將何以垂後乃寓書京師屬眞人邵公以正圖之而邵公以
請予惟道在宇宙間無乎不有包天地而不以爲大運日月而不
以爲功貫古今而不以爲久自黃帝老氏清淨無爲之說興而爲
其徒者相與推演之日以益盛故自京圻以達于中州通都大邑
靡所不被下至遠方雖僻陋荒忽窮邈側境山海萬里之外莫不
尊奉之盡其教之行也久矣然而其興其廢莫不有數至若廢而

復興非得其人則有不能幸成者此則雖道家之說有所不能異
也滇南自永樂中劉公淵然以道法顯
仁宗皇帝召用之錫以長春真人之號而觀名適合是觀之始盛也既
而邵公得長春之傳焉
今上所寵擢已非一日至是又錫以守玄冲靖秉誠專確志道衍教妙
悟靜虛弘濟真人之號俾領道教事
眷禮優厚而斯觀適成是觀之益盛也固不有數哉然必有待沐鄭
二公而後其廢以興何也蓋沐氏自黔寧王以來既歷三世皆能

以忠孝植家以寬仁澤物滇南之人生而父母之殁而烝嘗之而
總戎公式克繼美而弗替鄧公自楚川丕蹟奉
上命以來贊理邊事遂兼巡撫日夜竭精力憊心思以求副所委託飢
寒者必恤違法者必誅而桑閭之績歷久而益著二公之名昭于
南服無有遠邇悅慕稱頌之故有所興作莫不鼓舞歡動以後爲
差而斯觀之成謂非二公之力不可也嗟夫天下之事莫不由於
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獨長春觀乎哉惟能任乎數之自然而爲
乎人爲之當然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故因爲記而并著之以[illegible]

凡廟貌之奉苟指以為非道之所存而弗以肩[illegible]以[illegible]
景貺哉日和世家江寧自幼投禮朝天宮提點謝師玄為道士後了人
得啓籥於真人其所造詣有未易窺測者而能汲汲焉扶植振起於
去天萬里之滇南于以見清靜無為之教所以密贊化機者無遠弗
至是用表著本末刊之樂石俾後來者尚謹其承而勿隳哉

雲南按察司公廨記　沐璘 右軍都督同知

洪武二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有詔開設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始即昆明縣治為之堂階
門廡制度粗備歷五十餘年官于是司者若憲使鳳陽張公定濠梁

姜公滁臨邑苗公徽番禺周公新巴渝蹇公賢毘陵吳公潤旴江穎公巽池陽柯公暹相繼增葺[illegible]新月盛至今憲使耒陽李公璽治憲同寅益加脩治聽政有堂[illegible][illegible]有室堂之兩傍列以曹廡曹廡之外儀以重門門之四圍繚以周垣獄因有禁吏胥有舍庖湢有所[illegible][illegible]有庫而廨宇之制始克備李公欲書其事貽諸久遠間來請言以為記予惟憲臺為綱紀百司之地所以勵風俗平冤滯鋤邪佞獎俊髦其責至重而衙門者又號令所由出也欽而不備壞而不治則無以聳一道之具瞻亦憲臺之所重而防範謹嚴之意或失矣然非後之君子相與[illegible]以[illegible]力繼[illegible]於將來則亦安能保其久而不隳[illegible][illegible]

諸公有見於此興匯補弊易故爲新俾規模之益弘而文彩爲之煥然也春秋一門之興廢實人必謹書之以寓勸戒況事有大於門者耶予姑述此以告來哲是亦春秋興善之旨云

五華書屋記

鄭顒 右僉都御史

五華山名在滇南城中高不踰數尋而雄峙秀拔比他山爲尤勝總我都督繼軒沐公先世之居適當其麓公於訓兵講武之暇卜其居第之西偏構屋數椽蓄古書經史百氏之集于中顏曰五華書屋每賓客過從或披卷相娛或命琴抵樂汲泉煮茶對花行酒襟懷洒然天和敍洽不知日之既暝而忘其歸也公以予嘗辱叅其重寄又交

處最久相知尤深丐言爲記惟
國家承平日久武臣投戈息馬韜委垂紳以習吏治而其子弟安於豢
養沉酣富貴不知身之當修業之當保者多矣有能讀書好禮敦尚
儒素恪守家範以不墜其先緒蓋十百而什一也公之先曾太父黔
寧昭靖王開闢雲南子孫賢者世世相承深仁厚澤之及人豐功偉
績之彰著銘之太常播在彝鼎一時勳舊戚里之臣莫之與京至公
而能繼領節鉞綏靖邊陲化椎髻而爲衣冠撫蠻夷而適聲教且又
不爲綺靡華侈之所溺外物玩好之所耽闢軒構屋惟書是藏焉
脩焉游焉息焉日與文人才士觴詠娛樂雅歌投壺折旋俎豆如帝

而樂素之爲未嘗以一毫貴富加于人何其賢哉予於公書屋之記
而知沐氏之澤其未艾矣然弘家範以承
國寵振先緒以啓後昆當爲公預卜之也

思召堂記

太華山佛嚴寺舊有黔寧昭靖王文一通今主僧才師大用懼其久
而漫滅爲堂奉之而名其堂曰思召來請言爲記予諾之久而未暇
爲也景泰乙亥春三月壬午總戎都督繼軒沐公偕予勸農于郊因
過其寺坐思召堂才師復申前請予迺言曰善政善教之及人固有
亘百年而常存越再世如一日者何也蓋德之感人者深故人之懷

思若此理之自然夫豈張而致哉昔召伯循行南國觀省風俗或舍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後人思之至愛其樹而不忍剪伐屈折善政善教之及人固如是也若黔寧昭靖王在
太祖皇帝時以股肱心膂之臣授鉞專征留鎮雲南踰數十年恩信洽于蠻夷德教加于百姓至今人猶思之不能忘者觀王之文則可見矣王之言曰居城市者固當有德以化俗處學校者亦當有德以興教又曰俾遊觀者因山林樓閣之勝而觀端嚴慈悲之儀因端嚴慈悲之儀而起去惡遷善之心則爲士者庶知盡忠爲農者庶知務本工不巧偽商不奸欺遵

洪武叙人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各得其分該[illegible]三[illegible]政

善教為何如耶宜乎人到于今思之而才師大[illegible]三之文父而

漫滅為堂奉之其亦南國之人之思召伯而不忍剪伐屋折其所舍

之甘棠者乎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之謂矣才師戒行精嚴

今為雲南府僧綱司副都綱盖所謂處寺宇而能有德以興教者云

是為記

淨明院記

雲南城中有五華寺寺在[illegible]山交麓之顛殿寢言言下瞰闤闠為西

南叢林之冠總戎都督[illegible]沐公于其寺之東偏得隙地焉乃搆一

堂扁曰泰然堂之兩廂左曰談空右曰示黙以棲禪衆左南一室門
公宴坐處也堂後復搆一亭顏以真意亭之側翔爲重樓署曰無邊
風景平畦淺檻植花卉木竹茶香草之植一覽具在而山川之勝城
邑之大廬井之富不下簷席而盡收于四矚總而名之曰淨明院來干
言爲記惟淨明有二說私欲盡淨天理昭明儒者脩身之功也六根
清淨本性圓明釋氏安禪之要以儒之道可以變昏庸爲睿哲去污
下爲高明佛之教可以卽至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公以元勳世
冑鎮茲南服備文武全才受兵民重寄蓋欲以儒者之道爲安邊保
境之本而復資釋氏之清淨之道爲隱之方耳時和歲豐戎務多暇

公遊是院登堂聽泉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俛仰眺望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又或禪庵談空宴坐示默其中真趣欲辨忘言斯時也非欲淨理明塵空性悟者其能然乎然則公以澄明名院厥旨深矣參夫崇飾浮屠以資福田飾亭榭而供玩賞此豈知公之志者哉遂書以為記

雲南按察司題名記

泰陽李君朝用由浙藩參政來為憲使於雲南既朞年法令明肅政化大行闔境無事民以晏然於是考尋舊章得前人之任官于茲者氏名若干人將題之貞石用垂不朽徵言於余以為記嘗考之載籍

周命撣人循省四方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條察郡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或置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創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宗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漢唐以爲斷絕之所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孚洽聲明文物之美寖寖與中國等又慮夫暴民横吏之或作也則人之罹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員副使二員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四員錄任分巡察舉之責

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皆忠自奮發勵廉恥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意攸使噫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政化有成之暇而為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興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己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政令相與愈臻於善也余非才正統中嘗為副使於斯進升今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諫院題名所云者乎嗚呼可不懼哉

金齒司廟學新建梓橦祠記

正統九年今南京刑部尚書楊公以右侍郎叅賛雲南軍務居金齒
者最久時值邊陲無事廼與守備都指揮僉事今陞左叅將都督僉
事胡公協謀庀工剏建廟學選軍中子弟之良者命教授余㲉領之
循循善誘士風丕變胡公又於孔子廟西隙地搆屋若干楹內設梓
橦神象春秋朔望瞻獻謁告如禮先師焉盖殊方絶域振古以來所
無之盛事也景泰甲戌春予巡邊至金齒教授余㲉請於予曰梓橦
祠建久矣敢丐公文爲記用垂不朽抑惟
國家養士以學校取士以科目及其入官也待士以爵禄皆爲世道計
[illegible]然學校之興廢科目之盛衰文運之通塞人才之成否造化扶[illegible]

之妙必有神以尸之者尚有神以尸之則於崇德報功之典容有
乎梓橦之曲之神化書謂其主文昌而司祿命者祀之於學所以示
崇報也在泮諸生朝夕出入瞻禮祠下必齊明致欽如在之誠以盡事
神之道尤必思夫進德脩業延人事之當爲陰隲默佑則神鬼之不
可知盡吾人事之當爲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將見學校興而賢
才出科目盛而文運隆矣若徒媚神以徼福違道而干祿又豈
朝家建學養士之意哉是爲記

慎齋記　　張紞

昆明李添爵業醫而儒行者也間袖一札來展視之畧謂先子明

為鄉閭儒命子弟力學每以慎之一字為訓時龍溪支公擬扁于[illegible]
書之所而文之不果今幸遇公倘不鄙得卒前日之志是所以生[illegible]
子而申不肖也予應之曰子少須暇當更思之洪武戊辰仲春二十
又七日浸坐公署之西軒偶意有所言遂取天下春子張子錄之一說而
繹之以謂世之稱善人者未有不由於能慎其慎在心則手足耳目
飲食寢處思慮謀為無所不慎推而至於登高臨深引而伸之至於
齋戒疾病觸類而長之至於出門使民之[illegible]從而天然後言寡尤
而行寡悔矣此有人焉操[illegible]一念之[illegible]發[illegible]於兩市是何悍然不
顧肆欲而長行哉常始於[illegible]有所不慎故冠敦知盤有銘履有基執玉

捧帛之貌瓜田李下之心守口者或三緘立身者又三省魯人絕寄宿之婦漢臣數駕車之馬歷觀古人篤於用心者如此夫豈怠傲輕縱之所能哉今李氏之傳家也厥有常訓父没踰十年而念之如一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添爵其知所慎矣百爾君子是則是傚則風俗豈有不厚者乎顧予方以承宣為任蓋將舉西南之民三沐而三薰之况李氏之子天資向善又安得不喜談樂道引而進之哉爾添爵者其審識之

雲南布政司題名記　應履平 雲南左布政使

大明麗天光被六合洪惟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帝萬國臣萬邦子黎元宸夷貊幅員有截民樂雍熙丕變胡元之陋
俗備明先王之舊章治道之隆肩軒虞而尚三代也於是內革中書
以陞六部外轉行省而為布政司建左右布政使以統其綱左右叅
政叅議以分庶務凡六職焉然一方生民之休戚部屬政治之得失
懸於是司任自
天子德澤之所覃流惟庶職是承以及政化之所敷布惟庶職是宣職是
官者任寔重而責匪輕可不慎哉洪武辛酉
大兵下雲南遂有其地尋

元戎黔寧昭靖王沐公以留鎮焉逦郡邑其土板圖其民由是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統制之自是司有官以來聞前哲者莫渭北張公統若也故凡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格條祀神之壇祠公署之廨宇與夫上下與儀公私程度一一咸具皆公所規定觀其公廨記有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無是四者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誠哉是言歟苟背四者而滅裂之欲其事定而人安其可得乎寢半以襪線之才代匱是藩之三年竊惟公廨既有記矣列職紀無名氏豈非缺典歟爰購工伐石刻先後執事之名氏於其上寘之儀門宇下以燾無極區區忘其固陋僭記其顛非敢用規於同官與後來之君子惟取

前哲之格言將以自警而敬其事云

雲南都司題名記

柯暹 雲南按察使

人寓形於兩間而名不泯於千古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唐人題進士名於鴈塔宋人題諫官名於諫院然亦未見其為不泯而所以不泯者則又在乎其人也雲南古荒服外自元以前夷視之

天朝平定始視猶中國而後進爲中國之首建都指揮使司以安反側于時掌司事者多勳戚黔寧昭靖王亦嘗與焉惟王之季子武襄伯嘗爲都指揮蒞事頗久規度宏遠紀律嚴明誠可與而可則正統戊辰都指揮使會政與一時同寅皆以舊屬積勳累階而得以職銜繼武

乃相與礱石題名以昭示方來俾知所以作所以繼之大槩請余爲記未就而曾政去世遂寢景泰改元令總兵都督詠公參將胡公迺以與論旅舉同游司事始克詳定歷官姓名勒之貞石復以文屬余余惟天下古今之難全者名也名與實相須猶形影之相隨未有形端而影不正形顚而影不亂者譬如日月朗照不可名陰風雷嚴凝不可名暑也名爲智愚賢不肖則父不得而私其子君不得而私其臣雖一人可孤而天下之大不可私一時可幸而千載之永不可幸也昔人謂名爲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殊不思名本虛器待其人實之世之名忠名誠名能文武者果有其實乎居其職行其

責者果皆當於理乎苟有其實名之完不完奚病張睢陽岳武穆雖不完於當時而皆完於後世其視完於當時而不完於後世者其為賢不肖何如者武襄之忠激文武惠愛智謀固已著勳盟府當不假此題名而自耿光千古矣二公以公論所推同之澂殿時曾不半年而

見知

九重遷拜關任當亦不必假此題名而將繼美方來矣後之人撰武者尚當一乃心開誠布公允蹈遐躅俾令而後蒙被休澤見其名而思之曰某公忠某公惠某公智謀畏威懷德久益不忘則庶乎題名之不為無益矣不然則主公所存亦必有能名者非余所知

重脩五靈廟記

正統十一年丙寅總兵黔國公沐斌嗣鎮雲南謁諸神祠五靈廟規制傾隘顧瞻弗寧退而捐貲命千戶梁鑑擴新之經始於是年十月十三日告成於明年四月十八日既亟且都益彰靈祐命邏識于石昭示方來廟在城之通化街西距城門百餘武郡誌不著何神亦不詳創始之由相傳諸葛孔明南征時立名五龍洪武十四年辛酉天兵平雲南廟燬黔寧昭靖王時爲西平侯總師留鎮尋以禱旱有感改爲五靈公所祀吳客三真君清源妙道真君崇寧至道真君琛山土主之神稽之外傳三真君者唐葛周三僊周厲王時三諫臣也嘗

薛官遊吳凡神策為吳隊鎮自以客臣薛遷貫其得名以是夫崇寧
即蜀漢關將軍雲長宋真宗朝鹽池怪作顯靈滅之清源姓趙諱昱
隋嘉州太守年二十八怒入冷源斬蛟後隱去為神碧山益蜀漢趙
將軍子龍意嘗偕孔明南征有功德於此而崇祀餘亦莫知其所以
合六之意神六而廟名五龍五雷義必有在未可強為之說豈今所
祀與舊有不同耶雷為地極邊民雜猺為其事神也廢自元以前聲
教未被與籍無聞廟既建乎聲教未被之先誌乃備于
[illegible]文明之後故不詳備然自洪武丁丑一新於嗣西平忠襄侯寅德乙
卯再新於定遠忠敬王太傅偕弟都督公七十年間黔寧三世總兵

若五新廟者三益宏而益麗令之協贊輸力懽趍而樂施者視昔尤加故其功成之易易如此殿庭門廡爲間若干簷楹翬飛丹碧煥爛像容儼雅綸㲲畢華迥然今昔之改觀益有以起敬焉聖王制祀載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之五者則皆祀之神既靈于此邦廟食已久生前之法施勤事定國疑無與此邦以今天下多祀之而此邦之民水旱癘疫皆其患菑之大者賴神以寧則祀之也亦宜禮無不敬而事神之際尤嚴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而體物如在之誠當嚴乎於理一於理而與神明俱則神之休澤不媚而自臻而又施及方來爲無窮不然則神之所司亦不爽

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以為世之事神者勸

臨安府重新廟學記　　曾鼎　雲南布政司參議

孔子之道上承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緒六經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故其道與天地相為悠久自昔有天下國家者皆尊師之凡國都以至郡縣莫不建學以崇其教學必有廟所以嚴釋奠之典無非重其道也

聖朝之有天下於建學立廟之意視前代有加焉雖窮鄉下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廟禮樂之備比隆三代矣臨安在滇南極邊之郡而廟學之建自洪武平定之初歲久圮壞弗稱

國家所以化民成俗之意正統八年恭知府徐文振視廟學之弊稱慨然欲撤而新之顧力有所未及遂謀於郡倅衛帥相與捐俸鳩材庀工而重脩焉明年明倫堂四齋戟廟及兩廡戟門欞星門泮池皆以次而繕葺之規模煥然一新於是請為記刻石以示方來於戲聖人之道在天下不可一日而違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人所共由不以文武而有異故雖在衛帥而尤知所重焉矧為士子

朝廷之所作養而期其有以致用於時者乎為師者以斯道為教為弟子者以斯道為學則不負

聖朝建學之意而聖人之道豈有不明也哉為師弟子者尚其勉之

新建南垻閘記

陳文 雲南右布政使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其北左金馬右碧雞支隴蜿蜒相屬環抱方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而不可極惟窊其南而池浸焉南垻據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屈償昧樣邵甸諸山凡九十九泉或潰而流或潛而瀦或激而波或滙注而溪焉或山夾而澗焉派焉汨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花垻則歧爲二河一由金馬之麓過

春登里一由南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隄上多種黃花名遶道金稜河過雲津者隄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石為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十萬畝元時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脩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垻即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前此為堰不過取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昭靖王時為西平侯

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利俾兵民並力於田畝以耕以獲不違其時而南垻之脩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以弘豐寧之緒謀造石閘以蓄洩其水爲經久利方儲材會上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灌軒沐公廼圖成于叅贊思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爲時鎮守都知監左監丞羅公右監丞黎公布政司左布政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並同志皆力相之既而上其事於朝亦不易其初舉遂出則積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功者

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若[illegible]凱李振郭進三人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則咨訪于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為閘而爲以木視水之小大而時其啓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閘之西為廟以祠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爲亭與廟相直而春秋勸省耕穫則休於其中以景泰甲戌秋八月十有三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嚮令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之賜也願紀其事于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

皆不能止也迺以記丐於余余謂沐公爲定邊之孫黔寧之曾

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

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贊其事

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

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爲之志使茲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

之事也烏可以不記然余於是而竊以公之所爲當於古人中

求之昔晉羊叔子杜元凱二子經營襄陽皆能脩政立事以成

晉業宋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而流風餘韻藹然被於

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此乃異時同道而得人心者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雲南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得已哉若夫匠氏之良富人之助亦君子所不棄乃以其名氏列于碑陰云

泰然堂記

泰然堂者總戎征南將軍繼軒沐公燕休之所也其堂在五華山浮圖精舍之東後有真意亭而前翼以兩廡合而繚之以垣署其門曰淨明院直淨明而前又別有所謂聚遠樓者凡滇南之勝槩一覽具在良辰暇日公與賓客者遊焉必登聚遠而望及倦而降必即淨明相率入真意焚香傳茗留憩少焉而後出燕于堂時則花卉植而幽香發竹樹列而繁陰滋具樽俎之芳解引絃歌而迭作優游倘咏乎其間於勢兩忘而泰然自得此堂之所由名然余忝在賓客中竊知公之所以泰然者特寓於是而良有以也公以文武之才承閫閫之

尋勲領專征之重寄而漢南之安危係焉苟或歉之歲相仍而兵
有愁歎之聲爲爾公者之責而
朝廷有西南之憂公蚤夜焦思殫力以圖康和之不暇亦豈暇於是哉今
年歲豐人樂境內無事遠夷效順不煩征兵倚注克副於
上仰頼益勤於下由是散煩襟於幽勝之地樂閒暇於治安之餘以成
其所謂泰然者固其宜也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余請為公誦之
俾一時同遊之賓客他日去此俛而思其説焉而後知公之難遇也
若夫表章養心之功以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廼公之素學之無
待於余言矣

新建雲南貢院記

貢院之設為取士也士之育于學校于山林藝成而道明故當賓興之歳應科目而來者率於此焉群試之其試之之法我
朝斟酌歷代已行者而折衷之誠為至當無非杜倖進而欲得真材以為世用也士由此而得處內外之任列百官之中以展其藝以行其道而措斯世於隆平則是院之設其所係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故中州之地莫不有之雲南遠在中州外而被化最後然亦[illegible]類之育尚具名數而於藝與道蓋漠如也及漸摩於[illegible]例之以科目積之以歳久又合貴州之士同試而拔取之於[illegible]舊合[illegible]同風與中

州爲然猶未有貢院每假郡學或公館以行其事而凡百執事之所官遷就以寓所羈制至嚴之法未免流於疏闊安望其能致俾進之柔壯而取材一一得其真耶景泰四年春今巡撫雲南參贊軍務

都憲鐵嶺鄭公始議立貢院公之言曰

國家得士實出於此今歲之秋又當大比奚可因循故事而廢此興作乎總戎征南沐公從而善之曰時哉訏謨弗可緩矣于時左布政使邯鄲賈公按察使耒陽李公暨一二同志相與敬承曰此當先之急務願成其議明日迺從都憲公相城中長春觀之傍得故址平衍而亢爽僉曰宜此遂定基爲文明日迺詳蒞官之材用爲之而董治之

者必擇其良一時閑者莫不樂於趨事故材不賦而充用不增而羨工不發而集未朞再月而告成焉其成也為屋若干區中為至公之堂其曰受卷曰彌封曰謄錄曰對讀凡四所附以廚庫而翼乎堂之兩廡堂之後有校文之房明窗淨几品列為三相去堂僅二步許而間以墻扉有事之際則嚴別內外而局鑰之堂之前有論秀之門亦若堂然虛其中可以坐佇及散其外號以為試場而蔽以重屋之門命伺察者居其上以操場中之弊又其外則繚以崇垣而總以正門題之曰貢院是秋鄉試得士五十有五人蓋自開科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噫都憲公倡以一言而變因循就功效如此其周且速何邪

公之為政崇大體急先務主以公正用以平[illegible]而通乎上下之情故言出惟行倡無不和將加以天下之重務亦[illegible]望其成也况一方之重者乎余備員藩司與聞其議而幸覩其成謹書其經始落成之本末勒諸石以立於論秀之門俾此方用世之士有所考見而歸德焉若夫董台之良實公所命亦皆以其職任名氏列于碑陰云

存仁齋記

梅濡濵之良醫也其先由眉州徃任姑孰醫學官坐累謫僑于滇世脩其業而服儒行至濡而行益篤業益精其活人且衆故今都憲錢塘鄭公名其燕脩之所曰存仁齋而以記屬余噫此不忍人之勸耶

公當巡撫綦贊之寄以滇之安危為已任顧視軍民之命不啻一家之重凡己力可為以遂其生者既無所不用其情矣不幸有疾病夭札之不可為者而又得一儒以活之奚容隱其良而不張不張則無以示勸此存仁之名所由以命也矧余始至滇藩即獲識儒知其良者三年于茲其察證投劑靡不曲當人皆信之而請於其門者踵相接也儒往視必周不以貴富貧賤為勤怠遲有急患雖風雨暮夜不敢後愈則喜動顏色未嘗計其報貧不能報者或再請而赴之益謹[illegible]有一之或遺儒之心真知所以存仁者耶都憲公命名[illegible]於記何辭夫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之存不存人道之得喪國家之理亂繫焉豈徒醫之良否所由判哉然人之布德施惠救災拯患賙窮恤乏以濟人利物者皆仁之發也所發必本於所存其存也深而厚則其發也不以彼移不以勢屈不以利撓而所及不自知其遠且博矣世之業醫者稱爲良者非不多也往往挾其藝以規貲其赴人之患則炎而附寒而棄甚者或一往視而不獲速報者輒蓄怨而詬仇之其於濟利之心漠不知其大槩況能有所存乎故惟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發儒之所發其知而存之者耶使凡滇之爲醫者皆儒焉則仁之存不存固無待於記矣豈惟醫哉使凡百職事之在滇者皆存仁焉則儒之一齋名其

命不命亦未可知矣今既命之而又屬余記之信乎其爲不忍人之勸也余以濡觴於儒行故以是告之且并申鄒憲公之意以告于濮之百執事庶幾其有勸乎

碑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屬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　王早受

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器宇宏深性質嚴重自少聰悟過人博通諸書喜怒不形物我無間

皇帝甚重之命為後軍都督僉事益祇勤不懈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之然後能讋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夷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候者羅五長官司徼其貢[illegible]

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
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家自縣纍闌王乘
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狥
上嘉其勇決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軍率師討之而以
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俾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
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分遣
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沕寺沙舁舟夜出洮水引兵泝流壓戰富良
江自旦達暮賊困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

全命盡括軍中舟艦為浮梁以濟師與西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

遂擒東西都及盤灘困牧魯江[illegible]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

潰寇首黎季犛父子竄匿挈家屬入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

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百

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

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僞叛排陳季擴為首阮帥鄧容副之

上猶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從征師入其地季擴等懼遁又安海島王追

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者累年有司

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急攻夷其地可也王曰兵

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

賦蠻中帖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勳戚之賢而久勞于外召至京師命兼太傅待之禮

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王頓首辭讓

上曰朕託卿鎮靜一方此豈為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今上皇帝繼統所以褒錫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馬龍他郎甸諸蠻

繼作亂王旨命弟都督昂往平之及麓川思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命王率兵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逼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為請命於朝從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勉率子孫篤盡臣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此冦言訖而逝王

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既久敷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
嘗遠乎道德隆位重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
加誅諄諄誨諭能改即止若用兵行師非過有罪不輕戮一人信賞
必罰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於講武事修戎器理屯
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
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
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薨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
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

上震悼輟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于朝曰先臣紹臣大父餘烈受爵命膺綏靖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寵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供祀享以彰

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世

上念沐氏世勳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都督璘賢可以任繼

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土盖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毅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盖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王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矣可無文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之烈師武用宣以啓

王封世臣大家舉望赫奕忠敬繼之克纘戎績弗彼炎荒瘴癘之濵

近悅遠懷罔有不孚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至于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載位與時升業以久大高牙巨纛作鎮茲邦山川邈遐千里相望皇闈大猷綸命時至恩綏撫摩惟一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其獮薙怓我文告饑則有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兩涕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謚先王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詠命服煒煌穆穆令儀春殺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既設複有牢醴王之格斯子孫之思亦務民艱降福孔怡麗牲之碑礱彼貞石載德有文

垂耀無極蟠螭在顛穹龜負之後百千年永永弗隳

題

題太華山佛巖禪寺

黔寧王

山川鍾秀有其地則有其人或繁華為城市焉或清絕為寺宇焉居城市者固當有德以化俗處寺宇者尤當有德以興教能如是則可以享其福而稱其地矣滇池之上突然而高蔚然而秀者碧雞山也山之肘腋有寺曰太華乃雲南奇特之境居者有其樂遊者愛其勝然而居之遊之必有其道豈可視為玩好之區放逸嬉戲而已哉今之人[illegible]淨[illegible]也繼至而[illegible]相從於此者蓋皆

聖朝太平之餘澤況居此地享此樂則思所以報之者亦曰與其教化其

俗其以不忘四恩之重而已佛道以戒律為始誠能念念在此篤守

力行則不淫不殺不盜不貪如雞不嗔如蛇不癡如豕雖未成佛固

亦佛之徒也俾遊觀者因山林樓閣之勝而覩端嚴慈善之儀而起

去惡遷善之心則為士者庶知盡忠為農者庶知務本工不巧偽商

不奸欺遵國法而敘人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各得其分是即有德

之士為山林主可謂人境俱勝矣來遊之衆賦詩滿壁各言情景之

壯雖亦有感於人而其詞婉媚或有弗能曉者故今直以實言告之

庶觀者之有儆也

傳

百夷傳

李思聰任行人

百夷即麓川平緬也地在雲南之西南東接景東府東南接車里南至八伯媳婦西南至緬國西連戞里西北連西天古剌北接西番東北接永昌其種類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縹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哈杜怒人等名以其諸夷雜處故曰百夷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自漢以來於中國或服或叛各有土寨主之不相統攝元祖自西番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事有所督則委官以

往冬去春回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可發數有事於鄰境諸路必狀聞乃命搭失把都魯為帥討之不克而旋遂乘勝併吞諸路而有之乃罷土官以各甸賞有功者然懼有舉代之於是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覘情款寢而不問雖納貢賦奉正朔而服食器用之類皆踰制度元不能制百夷之強始於此思可發卒子昭併發代為宣撫八年傳其子臺扁一年昭併發之弟昭肖發殺臺扁而自立踰年而盜殺之其弟思瓦發代立壬戌冬其部屬答魯方刀斯郎刀㴶郎等殺思瓦發而立其姪即滿散之子思倫發也洪武辛酉天兵南下猶負固未服總兵官西平侯沐英遣部校李觀招徠於是不煩兵而

納款內附

朝廷推懷柔之恩乃授思倫發為麓川平緬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宣慰

洪武丙寅復寇景東明年部屬[illegible]復犯定邊縣

上命西平侯總兵討之虜兵大潰獲[illegible]歸其首惡懼

天朝之威而心服矣

上用羈縻之法不加約束聽其自為[illegible]故官制禮樂之屬皆與中國不

侔其下稱宣慰曰昭猶中國稱主人也其官屬叨孟昭錄昭綱之類

總率有差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總十數萬人少者不下數

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昭百百人昭哈斯五人

人昭准十餘人皆叨孟所屬也又有昭錄令遇有調遣則統數千人以行其近侍名立者亦領人戶數百皆聽其使令食其所賦取之無制用之無節上下僭奢雖微名薄職輒繫紋花金銀寶帶官民皆用簪髮為帽以金玉等寶為高頂如寶塔狀上懸小金鈴遍插翠花翎毛之類後垂紅纓貴者衣用紵絲綾錦以金花金鈿飾之出入或乘或馬從者塞塗俗以坐象為貴以銀鏡十數為絡銀鈴銀釘為緣鞍三面以鐵為闌漆以丹藉以重裀懸以銅鈴鞍後奴一人銅帽花衣執長鈎為疾徐之節招搖於道自以為貴其相見有合掌之拜無膝之跪而無端肅拱揖之禮長於已者則跪之有所言則叩頭受之雖

貴爲把事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以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屬廝役列坐於下有客十人則令十人舉杯人行一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座先進飯次具醪饌有羞食不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食畢則盥帨凡物必祭而後食之樂有三曰百夷樂緬樂車里樂百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箏笛胡琴響琖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不則衆皆拍手而舞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爲三五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鐃銅鼓拍板與中國僧道之樂無

與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為契大事則書緬字為檄無文案可稽無城池可守惟因高山為砦而已無倉廩之積無租賦之輸每年於秋冬收成後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差發每房一間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行者象馬從人動以千百計恣其所用而後輸於公家刑名無律可守不施鞭朴犯輕者罰重者殺之或縛而置之水中非重刑不係累軍民無定籍聚則為軍散則為民每三人或五人充軍一名正軍謂之昔刺猶中國言壯士也昔刺持兵器餘則負荷以供所需故軍三十萬則戰者不滿十萬師行無紀律先後進退不一倚象為聲勢每

鐵則用繩索自縛於象上悍而無謀軍器少弓箭多長牌為弩以竹竿為盔銅鐵雜革為甲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無郵亭一里半里許構一小草樓五人坐守雖遠千里報在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雖宣慰府亦樓房數十而已制甚鄙猥以草覆之無陶瓦之設頭目小民皆以竹為樓如兒戲狀器皿醜拙尤甚無水桶木甑水盆之類惟陶冶之器是用其宣慰用金銀玻璃[illegible]瑙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為之凡一頭目出行則象馬兵戈及[illegible]僕負財寶之類皆隨以行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小民[illegible]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illegible]雖老不得少息凡

生子貴者以水浴於家賤者則浴於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
若頭目有妻百數婢亦數百人少者不下數十雖庶民亦有十數妻
者無妻妾之分無嫉妒之嫌男子皆衣長衫寬褲而無裙官民皆髡
首跣足有不髡者則酋長殺之不跣足者則衆皆嗤之曰婦人也非
百夷種類也婦人則綰獨髻於腦後以白布裹之不施脂粉身穿窄
袖白布衫皂布桶裙白行纏跣足貴者以錦繡為桶裙其制作甚陋
有夫而姦盜則殺之不重處女其通媒匹配者甚罕年未笄聽與弱
冠男子通而相得者約為夫婦未婚輒引至男家姑親為之濯足數
日送至父母家方用媒妁以羊酒財帛之類為禮而娶之月子弟有

職名則父兄跪拜受之自若父母亡不用僧道祭則用婦人祝於冢

前諸親戚隣人各持酒物於喪家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

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杵為戲數日而後葬葬則親戚一人持

火及刀前導送至葬所以板數片如馬槽之狀瘞之於平[illegible]所用

器皿盔甲戈盾之類壞之以懸於墓側而自去後絕無祭掃之禮也

又有死三日之後命女巫剎生祭送謂遣之遠去不使復還家也民

家無杞先奉佛者小百家風俗頗同瀘人青紅布[illegible][illegible]貝以青緑小

珠貫而繫之多者為貴無則為賤也下穿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衣膝下

繫黑藤數遭婦人[illegible]髮於腦後項帶青緑珠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裙上[illegible][illegible]

漆肥帶十數圍以莎羅布繫肩上爲盛服赤脚而行涉水登山其疾
如飛阿昌雲南誌作我昌蠻著男子衣帽類百夷但不髡首黥足乃
語言爲異婦人以花布繫腰爲裙脛裹青花行纏徐與蒲婦同哈剌
男女色如漆黑男子以花布爲套衣亦有百夷粧飾者婦人類阿昌
以紅黑藤繫腰數十圍古剌男女色黑尤甚男子衣服粧飾類哈剌
以白布爲套衣婦人如羅羅之狀緬人男子衣服皆類百夷婦人以
白布褁頭衣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爲裙兩接上短下長
男女同耕緬人色黑類哈剌男子以白布褁頭衣白布大袖衫腰纏
以布爲裩貴者布長二丈餘賤者不盈丈婦人類阿昌但以白布裹

頭而披花布為衣也哈杜稍類哈剌怒人頗類阿昌蒲人阿昌哈剌
哈杜怒人皆居山巔種莒蕎為食餘則居平地或水邊也言語皆不
相通又有結些者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車以紅花布一丈
許裹頭而垂帶於後衣半身衫而袒其右肩婦人則赤詳其處里於
上諸夷風俗雖異然習百夷所為者多夷人無陰陽醫卜僧道之流
事無大小皆以雞骨占凶吉無推步日月星辰躔次之書不知四時
節序惟望月之出沒以測時候人病則命師巫於路傍祭鬼而已地
多平川土沃人繁村有巨者戶以千百計然民不勤於務本不用牛
畊惟婦人用钁鋤之故不能盡地利春夏多雨而秋冬多晴夏濕熱

月常如中國仲春晝暖夜稍寒素無霜雪春秋煙瘴居多人
熱者必至不起若寒熱交作成瘧而可愈草木禽獸皆有異者
草小穗而尖實地方二三尺許穗自結為一簇衣染之須臾至身
有此草處烟瘴居多路傍大木多二榦並生高三五丈許結為連理
雞鳴無時自更深鳴至徹曉牝雞亦然魚有鮎魚頭而鯉魚身者牛
有水牛頭而黃牛身者又有牛峯如駝者市有滇池一畝許水沸如
湯人不敢近饑者多以生肉投池煮而食之物之珍者犀象孔雀鸂
蛇雲母琥珀皆產其屬境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牀山乃雲
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

怒江渡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㵎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棚為砦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即蠻列驛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縣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灣甸渡河入芒市尚[illegible]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illegible][illegible]人境也

跋

拜跋定遠忠敬王手錄

御書　　　　鄭顯

右大傅黔國公追封定遠忠敬王沐公手書

太祖高皇帝聖製諭祭其先公故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文并賜其兄

瀜侯惠襄公白金

御書各一通今總戎都督縉軒公出以示顯謹稽首頓首拜而誦之

天章爛然

睿藻煥發真與羲圖堯典禹謨商銘同一簡奥典雅猗歟休哉仰惟

寍略靖王佐

太祖皇帝興運戡定禍亂既而受

命帥師徂征雲南留鎮其地十餘年豐功偉績載在信史深仁厚德洽
于諸夷捐館之日邊城士民莫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宜乎上勤
宸翰遣官諭祭仍命胤子春襲侯封歸閭且以王遺存舊賜白金若干
兩
親製御書給之益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也恩褒嘉後定遠忠敬
王繼其位在鎮凡四十年仁聲義聞克紹前烈迺于訓戒之暇手書
是文二通裝潢成卷藏之家廟以貽無窮傳曰先祖有美而弗知是
不明也知而弗能傳是不仁也忠敬王可謂能知父兄之美而能傳
矣然非今總戎都督繼軒公恪遵家範嗣守祖宗之業益隆益盛安

知其不有泯於先志耶仁人孝子之多何其萃於孫氏一門也哉敬

書于卷末以紀其贊